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张灿城 李雯 魏星

漫
读
周
末

2024年5月
<甲辰年四月初四>

11
星期六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陈德洁
美编 黄绮文
校对 杜文杰



压力:分娩量下滑是大势所趋

在出生人口波动的大背景下,广东的产科尤其是头部妇儿医院产科,或许是令同行羡慕的存在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每10个新生儿里,至少有1个出生在广东;全国902万出生人口中,广东占了103万,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过百万的省份。

广东人爱生娃,特别是人口源源不断流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这让珠三角地区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中南),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分娩量似乎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由于对下级医院以及周边地区的孕产妇存在“虹吸”现象,该中心目前仍是全国分娩量第二大的医院。“中心三个院区每年有超过2.8万名新生儿出生,珠江新城院区每个月新生儿保持在1200名左右。或许

是因为今年龙年的关系,妇婴院区、珠江新城院区、增城院区的分娩量都略有上升,每个月总分娩量保持在2500人左右,目前预测今年全年分娩量会突破3万人。”该中心产科主任蒋艳敏介绍道。

不过,放眼更多医疗机构,分娩量下滑依旧是大势所趋。

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一路之隔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其产科是省市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指定的医疗机构专科之一,分娩高峰出现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2016年,以及其后的2017年、2019年,每年分娩量达到6000-7000人。而仅仅过了五年不到,数据已下降至4000人左右。“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变化来得如此之快。”该院产科主任李瑞满在产科干了近40年,她坦言,大多数医院的产科不得不作出相应改变。



无奈:床位缩减,人员分流

分娩量下降,这就意味着产科规模和人员要缩减。“我们产科原本有三个小组,现在已经减少了两个,四个人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科室;产科床位也从40张缩减至30张。”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程杨说。回想起以前产科忙碌的场景,程杨感慨万千:“2016年的时候,我们产科主任门诊限号30个,但往往要加号至70个。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直落,根本忙不过来,还得找两个规培医生协助写病历,大家上厕所都没有时间。曾经有位老主任下门诊回家,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曾几何时,广州市一医院、暨大附一、市妇儿中心等产科床位“一号难求”,哪怕能在走

廊加张床,产妇们也觉得难得了。短短几年过去,境况已今非昔比。

“我们医院目前分娩量变化不大,但从同行处了解到,(不少医院)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中医院或者基层医院,产科生存的确面临压力。”蒋艳敏向记者介绍,“有的医院把妇科和产科合并,原本产科的年轻医生可能要转岗到妇科,一些年纪大、年资高的医生,也不得不去妇科保健科、体检科,有的甚至转岗做行政。”

产科工作辛苦,风险和压力兼具,昔日一起奋战的伙伴要被分流到其他科室,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任何一位产科主任来说都是艰难的。



在大医院产科单人间,准妈妈得到多名医护悉心关怀 受访者供图

从走廊加床到七八个医护围着一名产妇转

压力之下如何求变 三位产科主任这样说……



提升:让产妇生得更安全更舒心

产科只是接生,四级手术极少——这或许是大多数老百姓乃至其他科医生对产科的最肤浅认识。事实上,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的上升正使事情变得不同,如今的助产服务更为复杂也更为精细。

“很多时候,基层医院会把高危产妇转介到上一级医院,从而确保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程杨说,“我们产科经常接诊来自金沙洲、白云区等基层医院的高危产妇,往往七八个医生护士围着一位产妇转,24小时服务。”

同样,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病房有近70%是高危产妇。“她们大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胎盘植入等,这些合并症会让她们怀孕生娃的过程变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李瑞满表示,即使是健康孕妈,也随时可能出现突发情况,更何况是危重症孕妇——她们面临的情况往往难以预测,潜在的危险如影随形。因此,大医院的产科医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保障高危产妇的安全上来。

如何衡量产房安全和医疗水平?孕产妇死亡率是关键指标,而高危妊娠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因素。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高危孕产妇日渐增多。“因为是二孩,很多孕产妇年龄超过30岁,甚至35岁。”李瑞满说,“同样的危急重症,25岁的产妇可能抢救得回来,而40岁以上可能就救不回来,其年龄大,各器官也存在老化现象。因此必须加强医护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产科及新生儿科诊疗水平。”

今年3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在明确织牢产科“兜底网”的同时,也提到要鼓励有条件的助产机构加强高品质、普惠性产科床位设置,结合院内资源调整优化,增加产科病房单人间和双人间数量,切实改善产科住院条件,提升广大孕产妇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际上,孕产妇自身对产科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人间、双人间病房深受欢迎。

38岁的刘小姐回忆起生大宝时在走廊加床的经历,深感“吃了太多苦”,现在她生二宝,得以住进了单人间。“产房里孩子爸爸全程陪同,无痛分娩、导乐陪伴我都需要,怎么舒服怎么生。顺产后48小时出院,一切不要太顺利和舒心哦。”刘小姐笑道。

“我们不仅改善了硬件条件,比如产科病房,从三人房变成双人间、单人间;也更加注重对产妇的人文关怀,比如导乐陪伴、无痛分娩等服务更加精细化。”蒋艳敏说,“目前有25%-30%的产妇会主动要求导乐陪伴。产科越来越关注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从孕前的咨询,妊娠保健到生产、产后保健等一条龙服务,因为妊娠相关疾病也关系到女性的健康状态,比如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都是女性后生命周期发生糖尿病、高血压的高风险因素。所以,在临床之余,产科医生也越来越关注科研,专注中国妊娠分娩等相关研究和思考。”



呼吁:让产科医生收入不再吃亏

生个孩子,从入院到出院,前前后后至少有七名医护人员陪同。顺产的话,48小时出院;不顺利的话,母子可能就是过一道鬼门关。

“我们产科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产科医生、新生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助产士、护士等一套人马在岗,因为随时可能有孩子要出生。人力成本极高,但是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三位产科主任不约而同地向记者倾诉,“产科医生甚至又苦,收入却不高。”

对于大众而言,生孩子期望母子平安,产科医生要把母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产检做得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预防工

作做好了,顺顺利利生下孩子,并发症没有了,就不需要手术,更不用提什么切子宫等抢救四级手术——这是产妇的最好结果。

但是,产科没有四级手术,在国家考核时却相当“吃亏”。知名产科大夫段涛曾称,国考的指标与导向是鼓励大医院做大做强,希望医院能看更多的疑难杂症、做更多的高难度手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就是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我们几乎没有四级手术、胎盘植入、复杂剖宫产手术也只能算二级手术。”程杨说,“这种情况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考核,我们就很吃亏。”

实际上,对于产科医生收入相对低的问题,《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中也强调,努力使综合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产科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段涛所担忧的产科未来困境已经引起众多产科主任的共鸣。“我们连续几年没有新进产科医生了,一旦断层,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我们普通大众。”李瑞满特别呼吁,最好将产科的评价标准单列,确保产科医生的收入达到合理水平。

一周面孔

▼胡素婷



5月7日以来,“00后”胡素婷拟任东莞市茶山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的消息受到网友关注。公开资料显示,胡素婷,女,2000年7月生,东莞石龙人,2022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士,现任住建局一级科员。媒体瞩目之下,茶山镇党建办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称,这个经发局的副局长,实际上并无级别,也不属于破格提拔。据其进一步解释,因东莞行政架构特殊,不设区县,当地根据实际和工作需要设经发局,胡素婷只是被放在重要岗位锻炼,接下来仍是一级科员。



▲ 巴伦·特朗普

“虽然巴伦·特朗普(Barron Trump)还没有高中毕业,但他已经步入政治的大联盟中。”当地时间5月8日,美国“政客新闻网”援引一份其掌握到的选举文件副本报道称,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在当天晚上选择了特朗普年仅18岁的小儿子巴伦·特朗普作为参加今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佛州代表之一。巴伦·特朗普于2006年3月20日出生在纽约州,是特朗普与其第三任妻子梅拉尼娅唯一所生的儿子。值得一提的是,现年18岁的巴伦,身高已超过2米。

A4

用假期丈量世界

工作已如电脑硬盘重启一周,而假日仍似篝火余烬剥作响。从这些强迫性的回味中,我们多少能感受到一种古典的惆怅,文雅地说是“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通俗地说是“醒来很久还是很感动”。但当回忆渐淡,不妨稍作反思:这个“五一”假期,究竟过得如何?

对我来说,这个话题略带喜感。早在一个月前,我就陷入了闭门读书还是外出旅行的无限纠结中。当我订车票时,书架上未拆封的书籍就会像孩子一般满脸委屈地拉住我;当我退车票时,地图上未去过的地区又会像美食一般色香俱全地引诱我。退与订之间,我仿佛是拔河比赛中那根绳子,在“诗与远方”的角力中摇摆。

所幸,我并非唯一的选择。困难症患者。在近期的热搜话题中,就包括“五一宅家读书还是上路旅行”。此二者如何抉择、能否“兼容”,是曾跃上不少人心头的问题。由此,我想起一本尝试解决这一“兼容问题”的书——《丈量世界》。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怪异天才的故事。数学王子高斯是个不可救药的“宅男”,一生在数学世界中开疆拓土,“天子呼来”都不愿挪动一步;博物学家洪堡则是个到处奔走的“浪子”,已知世界无所不往,见到一座山峰就忍不住测量其高度。最终,两个从不同维度“丈量世界”的奇才展开了

一场辩论:谁在这场比赛中走得更远?

对此,不同读者当然有不同答案。有哲学素养的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出现代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永恒争辩。但作者显然无意制造一场关于人生观或知识论的口水战。从高斯与洪堡的彼此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宽容而有益的思考:阅读是另一种形式的旅行,而旅行则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两者大可以“丈量世界”的意义“兼容”于同一选择中。

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年“五一”旅游市场,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可喜的变化——县城旅游悄然兴起,下沉市场备受欢迎。除了专家分析的性价比因素之外,我认为其中还隐藏着一些微妙的精神因素——人们对旅游行为的反思与再认识。这对许多人意味着,无意的、随大流的旅游已经被有意识的、阅读式的旅行所替代。一字之差,却隔着普通游客与徐霞客的精神距离。

对于徐霞客们来说,中国之大不仅仅是疆域之大,这种“大”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丰富集合。它可以有宏观上的万里山河,也可以有微观上的无穷细节;可以有时空上的纵横交错,也可以有现实中的人间百态。梦回汉唐,不必赶往西安、洛阳;寄情山水,也不必扎堆名山大川。哪一座城市没有文化,哪一片山水不值得一观?在旅行者眼中,一切地方都是平等的,一切远方都等待涉足。于是这个假期,令人大呼过瘾的,除了河池、运城、巴厘岛等众多小城。

至于以读书度假的“旅行”,同样应该有别于无意识的旅游。它的“地点”应该是相对陌生的,它的方式应该是有点难度的,更重要的是,它的过程应该是抗拒碎片化的。以我为例,当损失了上百元退票费后,我果断将新买的几本书拆封,踏上未曾涉足的知识领域,但中途在电脑上记录读书笔记时,却忍不住手痒换了几个电脑系统,从而在设置与调试中糟蹋了一整个假日……这段小插曲说明了一件事情——在碎片化的生活习惯下,旅行式的阅读并不容易,它需要一定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以及时刻“在线”的自我意识。

最后说回假期。在日历上,那些日子之所以显得金光灿烂,正是因为它们拥有“丈量世界”的丰富可能性。对于人生来说,一个完美的假期往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让回忆更加立体,让人生更有质感。因此,如何为假期填充无穷的内容,值得每一个现代人深思熟虑。

谢杨柳

浮世绘



12306对高铁宠物运输进行问卷调查

据澎湃新闻,近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推出高铁宠物运输调查问卷。问卷位于12306系统内,涉及是否有携带宠物出行的需求、如果铁路提供宠物运输服务是否愿意尝试、期望的定价标准、非养宠物人士有何建议等15个问题。

5月10日,12306客服热线接线员回应称,目前除了导盲犬,活物都不能带进高铁车厢,部分符合要求的宠物可办理托运手续。

以后会否设立宠物车厢?接线员表示,现

暂时无接到新的通知称可以携带宠物上高铁,后续是否会开放要看总公

司有无相关通知。

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9日,2024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开幕式暨全球咖啡产业虹桥论坛上,《2024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人均年饮用咖啡数16.74杯;2023年中国咖啡产业规模达到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五一”假期,西南林业大学林学专业学生小祁、小赵到石林风景区游玩时,发现一棵标注为“130年树龄毛叶合欢树”的树木,和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倒是旁边那棵才像真正的毛叶合欢树。于是,他们拍了视频,发布在短视频平台并@石林风景区指正。景区很快回复了他们并第一时间进行核实,确认标注错误后,当天即更换了正确的树牌。

为感谢小祁、小赵的纠正提醒,5月4日一早,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陪着他们重游石林,赠送每人一张石林旅游会员卡。风景区还将邀请西南林业大学师生团队全面普查园区植物资源,并制作新的科普标识牌。

2654亿元,咖啡产业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7.14%,预计2024年将增至3133亿元;2023年,中国咖啡相关商品进口额再创新高,达78.1亿元;2023年上海咖啡门店数领跑全国,总计9553家,占全国门店数高达6.1%。

去喝咖啡我超人
均16杯